

早春的菜薹

□郑心一

大姐一家住在街镇上,没有菜园,但有个将近两分地大小的院子,院子的三分之一被用来做菜圃,加上门前有块空地,四季时蔬顺序安排。大姐拿出年轻时绣花、纳鞋底、打毛衣的耐力和细心,在大姐夫的助力下,把菜圃打理得油光水滑。因为平时忙于工作,我去的并不多,每年春节前后总要去一两回,所见以乌菜菊花心为多。冬季,不论是雨雪天还是晴天,大姐家的乌菜菊花心总是长得欢实泼辣,一朵朵肥大壮硕,粉黄的芯周围刷着一层层油绿的叶,似花还似非花,在庭院门前,俨然青绿山水。菜蔬长得好,是因为给这些青菜投喂的是腐熟后的菜籽饼、芝麻饼,来自街上几家油坊。

每次大姐要给我铲青菜,我总是拒绝,因为这些青菜长得实在让人欢喜,铲了太可惜。可是大姐说,再不铲,开春就长薹了。青菜长薹,等于宣告青菜一生的终结,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老家的人是从不吃菜薹的,青菜一旦起薹,除了留作种子的那两棵,其余的便会被连根拔起,用粪箕子背回来摊撒在门前,是鸡和猪的饲料,假如有黄花冒出来,便会被

倒进粪坑沤肥。

吃菜薹,似乎是这些年才时兴的事,古人似乎对此也缺少兴趣。关于食用菜薹的记载和诗文罕见,但他们倒是买菜情有独钟,宋人汪革说:“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明人洪应明更以《菜根谭》为儒家经典语录集名;而郑板桥的“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则是励志名言。菜薹竟然被荒废了许多年月。

现在,二月立春到雨水的这段时令里,菜薹是皖东餐桌上最常见、也最受欢迎的蔬菜,就连近些年大热的芦蒿也撼动了它的地位。

立春前后几天的菜薹被称为头交薹,也就是由菜心里抽出的主茎,刚冒出头,三四寸长,薹茎粉嫩,一掐冒水,薹上有淡白色的粉状。头交菜薹最为珍贵,是典型的嫩头青,价格也较高。临近雨水节气,主要是二交薹了,也就是主茎掐取后的枝杈,至于惊蛰前后的三交薹,则已经薹筋如麻,味同嚼蜡了。

菜薹当然是可以清炒的,略施油盐,便是一盘淡雾轻烟里的青云出岫,这样的一盘,突然出现在满桌浓烈的荤腥之间,犹如

一群又脚大汉中降下一位荷花仙子,且淡、且脆、且清。一桌菜,便有了清雅的格调。这样的菜,只能摊,只能夹,需举止轻拿,伸缩文雅。

但是说到底,咱们江淮间皖东人的口味,还是重盐好色。没有腊货,几乎就等同于味道欠缺尺寸,菜谱少些斤两。腊货,是皖东地区去年冬天就为菜薹埋下的伏笔,或者说专为菜薹预备着的门当户对的“人家”。腌制晾晒了一个冬天的腊肉,切成半透明的薄片,在热锅里煸出油来,加入菜苔,注点生抽,闷烧三两分钟即可出锅。这样的咸肉菜薹,必须要用盆盛,才够阵仗,倘若用盘子,则明显输了气象。蔬菜,因为几片腊肉的配伍,便有了和鸡肉蛋平起平坐的资格和身家。有的人家喜欢用卤肉卤鸭的荤汤烧,滋味格外厚重。这个时候的食客,便不再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雅志,取菜的动作也早已不再是撇、夹,而是剥。“剥”,是我们家乡方言,午秋二季用担绳捆绑稻麦把子的时候,叫“剥把子”,用力捆绑的意思。美食当前,用筷子“剥”过来,才叫过瘾、过瘾。

菜薹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带汤的,里面带点蹄髈汤或者鸡汤,加上卤水豆腐或者绿豆面萝卜圆子,糯米圆子,一锅滚出,主打的就是一个鲜美。

菜薹之味美,是有缘由的。蓄力一冬,攒足了养分,再拼尽全力去开花,结种的时候被采下,所有的精华备焉。更为重要的是,菜薹是地地道道的放心菜,它们经历了寒冬,躲过了虫害,因而不会有农药之忧。甚至,它们不沾泥土,与粪肥隔着距离。因此,略作冲洗便干净放心。

早春二月,地理回暖,春情发动,菜薹临盆到月,时间催赶得紧,一茬接着一茬,忙不迭的人们,一捆捆、一袋袋往家拎,吃了上顿,赶着下顿,却从没有个吃腻的时候。有的人家,来不及吃,就腌了起来,可以整棵,也可以切碎。几天过后,加点干红辣椒爆炒,配上定远三和的干张,浇少许池河小磨麻油,闻之津出,下饭无匹。一家才出锅,几家坐不住。

菜薹,是皖东二月的主题词,是青花瓷盘里的元曲小令,是陶瓷盆里韩柳吹苏的堂堂雄文。



故乡春早 黄玉才摄

深耕一隅待春声

□李想

清晨,漫步于如诗如画的校园,一阵阵冷香迎面而来,气浓而清,幽香彻骨。转头望去,在图书馆转角处、教学楼四周,一株株错落有致的梅枝上已缀满星星点点的鹅黄,像被寒风无意间吹起的碎金。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蜡梅花黄似蜡,浓香扑鼻,傲然挺立。细看,枝干不甚粗壮,却倔强地向上伸展,斑驳的树皮流露着无穷的生命力。最动人的是那些小花——指甲盖大小的花瓣微微内扣,裹着一层蜡质的光,在枯瘦的枝头抱成小簇。没有绿叶衬托,没有蜂蝶相伴,它们就那样安静地开着,仿佛寒冬里点燃的烛火,用倔强的光晕对抗着寒冬的萧瑟。风起时,细碎的花影在墙面上游移,给萧索的冬天增添了几抹流动的色彩。

香气是冷的,又带着一丝甜。不像春日芳菲那般浓烈,倒像雪花时渗入泥土的湿润,清透中藏着坚韧。这时节,梅树旁的南天竹还蜷着紫红的新芽,石阶边的迎春花苞也怯生生地缩着,只有这些蜡梅,在岁末的寒潮里开得毫无保留。一场冷雨后,它们的花瓣被洗得愈发晶莹,仿佛冰雕玉琢,却比冰柔软,比玉鲜活。

忽然间,这花开得如此坦然,或许只因它懂得自己的时节。不待暖阳垂青,不慕桃李喧闹,只在属于寒冬的寂静里,把自己的生命舒展成最本真的模样。那些小小的暖色花朵多像沉默的宣言:存在无需掌声,绽放本身就有意义。正如王冕诗中所说:“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即便无人驻足,香气依然漫过连廊、学堂,沁入人的心扉;即便无人赞叹,金黄的花影依然摇曳成诗。

年复一年,它们总在冬春交替时悄然登场。当玉兰高举洁白的杯盏,当海棠垂下粉红的流苏,蜡梅早已褪去金黄,将花瓣化作春泥。但路过的人总会在某个微有凉意的清晨,被一缕冷香牵动心绪:原来那些零落的花从未消失,只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温暖着通往春天的路。它们高风亮节、澄澈本心,这正是新时代党校人的优良品质和作风——不必绚烂夺目,但要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认真而坦荡。

新时代党校人秉持着“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使命,或许不似春日的繁花引人注目,却如冬梅一般,在思想的土壤里默默扎根。理论研究、政策宣讲、党性教育,这些工作看似平淡,却如同梅树的根系,在寂静中滋养着时代的土壤。他们以“人之一我十之”的拼抢劲头,在理论研究田野深耕;以“人十之我百之”的奋进姿态,在教育培训一线冲刺。寒风凛冽时,他们以理论的炬火驱散迷雾;百花争艳时,他们仍坚守阵地,为信仰的枝干注入养分。

新时代党校人深知,真理的传播无需喧嚣。就像蜡梅的香气,不浓烈,却可以穿透寒冬,唤醒干枯的心灵。那些赢得满堂喝彩的讲课,那些埋首案牍的深夜灯火,那些遍布在市井田间的调研足迹,终将在学员心中埋下种子。待到“春来时节”,这些种子自会破土而出,化为推动时代前行的力量。

最难能可贵的,还是党校人“俏也不争春”的蜡梅般的从容,不追逐虚名浮利,不迎合浮躁之风,辛勤深耕处,陌上花开香。党校人正努力将行动化作零落成泥的梅瓣,滋养新时代党校事业的参天大树。

徽州的魅力,大概在于她的安静。随意勾勒,就是一幅水墨痕迹。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汤显祖的诗,是我对徽州的初浅印象。作为胡适先生的故乡,它一直都是我内心向往的旅游地,但它具体长什么样,直到这次真正踏上徽州的路,才有了一些真切感受。江南的美,小家碧玉、精雕细琢;西南的美,热情淳朴、天然自成。而徽州之美则是融合之美,它藏在远处晨光斜照下若隐若现的山峦里,在清晨日出时烟雾缭绕的古村里,在蜿蜒绕城的小桥流水里,在安静平和的质朴小巷里;在时光留下斑驳印记的粉墙黛瓦里,在鳞次栉比的骄傲的马头墙里;在笔墨纸砚、高大牌坊、威严宗祠里。

那次,我们一家人开着汽车从芜湖出发,过了宣城,再向南行,不久就渐入皖南山区。公路两旁的山势越来越雄伟陡峭,有时还能看到山腰间挂着朵朵白云。对于一直生活在平原地区的我们来说,新奇又震撼。汽车时而行驶在两山之间,时而从幽暗的隧道中穿过。远看前方层峦叠嶂,像是无路可行,及至近前,又豁然开朗。

当汽车进入徽州地区,风光迥异。放眼望去,便可看到青山绿水间点缀着一个个徽派建筑的村落。公路近处的每个村庄都宛如一个小城镇,街道走势依山傍水,高低参差不齐,错落有致,灰瓦白墙的楼

心中的如梦山河

□谭欣

房鳞次栉比。尤其是那田野间的小桥流水,山坡上悠闲吃草的水牛以及骑在牛背上、吹着横笛的牧童,令人陶醉。而当年淮北的村庄都是土墙草顶的茅舍,即使县城也很少见到楼房。相比之下,真乃天壤之别。若非亲身经历,真不敢想象徽州竟是如此的美丽。

跌宕起伏的马头墙,山头斜照的炊烟,沉睡在悠长历史中的祠堂,阳光悉数跌落的天井,藏着闺中少女一汪心事的走马楼……如此墨色丹青,浮光尘世,唯有徽州。一进宏村,明明是难得的艳阳天,却无端有些怅然,突然想起一句歌词:“清风树,谁把尺素传天阙,谁又为谁独守尘世间。”遥望残荷,清风中低头自若,好似带着留不住的愁苦。当年走过桥头的人,面对这平湖秋月,想起的又是哪一段好时光?

逆着青瓦白墙的水流,便能到达宏村的中心——月沼。月沼呈半圆形,水面如绸缎般丝滑,几乎要令人怀疑,一颗舀起的不是水,而是倒映在其中的追逐打闹,多了几分情趣。如今,又有了深深庭院里不甘寂寞的桃花,好似在淡雅中点上了一抹胭脂红。在宏村迷官般的巷道中,我无意中觅到了一家小店。一进门,便看到挂在正梁上的油纸伞,图案多为江南水乡景色。许是地方偏僻,许是游客太过匆忙,来这里的人并不多,反倒给小店带来了古镇该有的静谧。

这里是徽州,我心中的如梦山河。

霹雳春雷龙跃洲,金狮昂首绣球扇。榭摇劈浪犁银汉,袖舞翻风飘翠帘。社鼓忽从星际坠,童谣竟在掌心旋。非遗激发乡情厚,二月东君暖大千。

二月二

一抹东风越九域,青虬昂首破云来。蛰霆乍起千山动,社鼓齐鸣万壑催。忽见枝头雪花飞,方惊眼底杏先开。倚栏溯古春犁事,何故丰年祭不回?

知足常乐

花时无奈儿时媚,鹤寿何曾万寿挺?莫道名高垂映日,皆知事过付流川。一杯浊酒浑如梦,半亩清茶甚是仙。受用相宜依此尔,休于身外错茫然。

咏鲤跃龙门

秋游侯马临壶口,飞瀑经旬送紫烟。致令西坡跑涧壑,拼将南浦闹峰巓。鲤鳞名就龙门跃,秦晋姻通桥洞联。祷告岂能迎顺利,图强方可扭坤乾。

宋夹城组诗

□秦骏

冬荷

冬至的第二天
你还在
三五成群的野鸭
从水里上了岸
它们愿意把根植于水土
当做一次置换
和对岸的信仰

野鸭仿佛寻找到了
你深卧的根茎
须臾之间
你焦灼的倒影被风打破
经年来收藏的那些落红和铠甲
即便失了颜色
仍然存留岸的青涩
坚韧和辽阔

马蹄草

丛林过于沉重
你轻轻仰着脸
托举着蝴蝶的欢愉
它们驮着正午的阳光
远远虽遥,雨季未远

水漫秋池
翘首居于低处的你
卷轴铺陈,清晰可辨
匹马无碍,应声而立
无数次出行的起点
绝口不再重提

古渡

麻雀,瘦小的体魄
泊于苇草之巅
一眼望向远古
一眼紧随近处的波纹

星月如豆如纤绳
赠予远行的拐杖
满阶雪声
旧埠,如缕如渊

一次又一次
湖泊的深一脚
游鱼水草的浅一脚
圈圈涟漪,盘根错节

诗四首

□李益昌

观天长非遗展有感

霹雳春雷龙跃洲,金狮昂首绣球扇。榭摇劈浪犁银汉,袖舞翻风飘翠帘。社鼓忽从星际坠,童谣竟在掌心旋。非遗激发乡情厚,二月东君暖大千。